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序

壽大宗伯衡翁劉老先生七袞初度序

贈州大夫桓巒林公榮觀序

題文總督撫雲疏畧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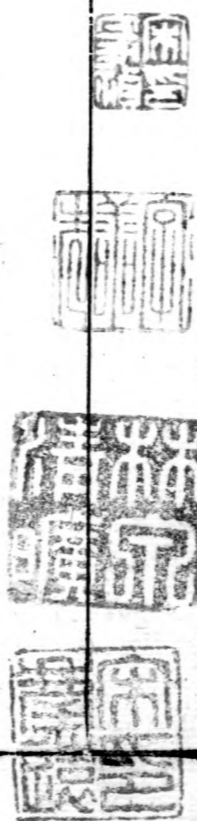
魏太常疏草序

題熊侍御疏牘序

四川鄉試錄後序

代王浦鶴比部同年

武舉錄後序



虞山書院會語志敘

志地勝

古蹟

宗像

先賢

官師

藝文

書籍

建置

祀典

院田

院規

樹藝

什器

文移

譜系

俞毅夫先生荒政要覽序

題徐文貞公教言語錄抄後序

覺參符敘

周季侯四書商序

祁爾光澹生堂稿敘

沈幼真先生淇林雅詠敘

方君節寧蘭館詩草敘

晴符蔡郡侯奏最歌詩卷敘

程原爾稿序

陳稚德進士稿序

范進士二山攬勝錄序

范進士大任子十義序

杜進士稿敘

題太學講章稿敘

王春卿稿序

聶駿如行稿序

江上課士稿序

門人于聖孩草序

施生雍門草序

國雅序

國雅程文集序

國雅元集序

國雅魁卷集序

元雅敘

卯辰程墨選序

同門稿序

書四房同門稿序

十八房約序

二十房雅序

文準序

西湖談菀序

周季侯稿序

題鍾面溪封翁壽冊

題高孝子傳後

擬試目戲題

題近科二三場選畧敘

自題山中三十六稅

題山中尚書三十六稅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敘寶日堂自選稅

孤山種梅序

讀書印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華亭張鶴世調補著

序

壽大宗伯衡翁劉老先生七袞初度序

宗伯南郡劉公事我 皇上受眷知預 講幄啓

沃者二十餘年秩宗寅清執節布公天下想望其

德宇方以逖衡穆穆倚公會公執大義不阿言者

解政去高臥七澤之間且十五年于是公年七十

矣自公筮仕歷官承明其文章潤 帝制其鴻業

寶印堂初集卷之十一
著論思其始終進退持正不倚人門戶耿耿落落
大節有足觀者乃更泊然靜退藏於不言而處于
一無所有于此見公之養能爲社稷鎮已夫榮名
壽考何足以論公先是有江陵令過爾韜者不佞
爲同年友也以治行徵入爲侍御史則爲余道邑
大夫劉先生云劉先生于江陵相國同梓里又屬
其門下士先生落落無私謁也朝國喜刺朝紳陰
事其姻黨某侍郎輒以中相國歡顧又徵諷曰子
良不以告耶相國曰公謂子良而肯以告我者子

良先生字也蓋相國已心重先生矣相國沒後弱
子伶俜幾不能存活先生收而卹之妻以子之女
夫不赴其炎之熱而噓其灰之寒吾以知先生非
徒以氣節自高也先生文章名滿天下操質而請
者輒予之竟謝去其贄或問其故則曰度可支朝
夕無庸此也古屋數十椽園居茅亭不飾野蔬數
行楊柳數株而已兄弟修農賈之業兒子使步行
市中不知其爲侍郎子也先生博學深識以天下
爲已任論古今事變成敗高下人物鑿鑿皆有原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本絕口不言時事而憂常見于色介然不輕至公
府而待人和而有禮蓋劉先生真用大而居之以
養者不佞聞其言而嚮往公矣凡人文章功能名
節皆氣爲之氣有所往而獨至故能者各自見于
天下惟我館閣用大之人兼三不朽之用而未嘗
見三不朽之名其自處在材不材之間而居人于
可知不可知之間用亦大無用亦大此非其得氣
之全者不能故曰公蓋有養者也南華之言壽也
曰樗櫟無用夫樗櫟亦安用壽哉南山之松爲宮

殿梁者壽耳用之而爲棟爲梁不用而深岩幽壑
千百年可以傲霜雪是用亦壽無用亦壽者南山
之松是也公于今日其亦傲霜雪時耶可以養生
可以長年雖然榮名壽考亦何足以頌公也 國
家萬年靈長之福大約用大之人以無用培養之
耳天地本自交綱紀本自清國論本自平賢愚本
自明事至而能任事已而能去廓然一無所有而
可以福利天下令公以黃髮之年佐 天子以靜
德鎮物以深識謀國若唐晉公宋潞公者皆優游

廊廟而聲光動于百僚聞于窮徼絕域之外 國
家萬年無疆之休實憑藉焉夫豈特公享無窮之
壽哉公之門人錢直指歸黃門諸君稱觴于公而
屬萬爲祝鶴于史曹爲後進不敢以文辭祝公而
第述所聞于江陵令者有以信公能壽能爲 社
稷壽也敬書以介諸君子之觴

贈州大夫桓巒林公榮觀序

地據山川之美風壤清和謠俗素樸桑麻之民業
專而少嗜一耳目視聽以媚君長斯亦治民者之

至樂也然或嗜寡而民瘠業專而賦繁山澤之質
尚愚而易聞訟則又以爲治之者難夫寧一不可
以引吾之繩慧斷不可以迎彼之欲治民者將何
居曰是在得其道而用之夫皇帝帝王霸王霸之道邈矣
古之人得其餘而小試雖偏隅細邑皆足以成治
而立効曹參之相齊也而師蓋公得皇道之餘也
武城絃而單父琴得帝道之餘也文翁以文學治
蜀黃霸以教化治潁川得王道之餘也若西門豹
之投巫趙廣漢之鉤鉅得霸道之餘也夫得其道

者殊塗而同歸然則古人之治不可幾于世乎以
吾聞林侯之治安吉也臺使者薦之郡士大夫歌
詠之祭酒朱公吾前輩惇史也稱其才守兩合靈
襟濯濯若之士民傳以爲篤論焉吾友別駕陸君
實參是州則爲我道侯治狀甚詳也安吉在靈岩
天目之間峙崖嶸而流清泚侯以恬淡之懷仰高
頰深韻遠而氣平勿暴勿驚以和其民類蓋公之
清淨者焉民岩耕溪飲無商賈之遠慕衣食裁足
于桑稻侯輯而摩之恩膏若泉源之趨下也農歌

于畔士歌于校亦庶幾絃而琴文學而教化矣山
城雖薄賦乎然輸輓負擔之勞間亦稱劇刺史雖
秩大夫體貌比于郡太守而訟獄填委不減諸邑
刀記揉雜之不勝理則侯當之迎刃焉庭無留讞
民無餘逋斧斷電決又不數鄴令趙扶風矣然侯
貌和而氣夷虛中而集事與人交殷密而有介然
難犯之色以吾所聞侯蓋有道者也夫道之治民
也因其餘而用之隨試立效何論一州郡哉抑吾
聞古之爲治者櫛而沐之日不倦也其賦于民也

若汲井焉源源而不盡其力其誘民于善也不驅
民而務聚民之欲使民求其所欲而自趨于善此
吾所謂皇帝王霸之大道而侯近之也侯今治行
冠浙東而入對 天子且有殊褒異擢焉有詔問
安吉大夫所以治州狀者其具以大道對若是則
一州之澤雖被天下可也余耕泖峯之野去茗上
三百餘里樂聞官師之美而歌誦之故因別駕之
請而錢之以序

題文總督撫雲疏畧序

奉位宇備兵灤河屬
予代作是時遼東經

畧徵兵窮十八萬之數民間騷然而邊事
日亟矣予篇中三致意焉庚申冬日記

國家安危大計屬于九塞而其憑藉赫靈內則樞
密坐籌外則督撫大臣應機修戰禦而已樞密以
九塞籌九塞不聞以九塞籌一塞也以九塞之力
籌一塞者敗道也督撫大臣各分制諸塞然聞籌
諸塞而安一塞又不聞僅以一塞安一塞也以一
塞之力安一塞者敗道也故曰通天下爲一身者
大臣也天下大勢譬之身然拔毛則肌必慄矣挫
足則手必扞矣毒腕則口必吮矣故安危大勢非

大臣不能知也。祖宗時其大臣營度邊事各有條理而先重根本其于九邊如一家庄屯然備東而應西守前而護右蓄精銳于無事而有事晏如養兵力于四方而一隅不動故能制天下之勢而操縱四夷之命後之籌邊紐目前而忘日後急東隅而置西陲如拙婦製衣捉衿露肘而已此古大臣所以難言也以吾觀于少司馬文公大臣也跡其撫雲人知其結虜款秦卜素二酋完七年未了之局可謂度虜枕上矣然此一方事也吾讀公疏

畧而識公微意知公能以天下大勢制九塞者夫五大不在邊先中朝而後疆圉本也風霾物妖一疏凜凜即蠲賑罷徵足結人心厚元氣矣千古禦夷守策爲上守有餘而可以戰故不疲公開荒繕壘烽埃而狩獮之令軍士有餘食而有餘閒斯亦坐嘯清胡塵長計耶衆絲成錦織者爲工天下事天下人共爲之耳而况邊外公申甲令飭官方報罷不職而拔其文武將吏之尤人人爭洗滌奉軍書也采薇之役棘在東方然東訶而西不得安款

局未結而擐甲之一隅且不得專條戰事公以尺
組約東西部而整戈秣馬爲東隣馳援朝夕鯁鯁
不皇飯者抑何其疴養相關切也夫公深機遠心
熱腸快膽吾儕何能深窺公一斑獨其奏牘文章
鑿鑿可徵信者則已奉教于公而又竊觀天下之
大勢真有不得狃一邊而忘全局者夫繕甲飭乘
以固一圉封疆之吏事也合九塞之全畫而措置
一方大臣安社稷事也今公總視薊遼事備滿於
薊備奴于遼其視玩卜素諸部于股掌上神明變
化吾安能窮然總之先海內而後邊方固根本而
振兵氣大臣身視天下類若此矣余不敏讀公疏
而識公之微意敢薦芻言于末簡

魏太常疏草序

魏太常賓吾兄爲給事中其所言皆國家大事不
佞于兄弟間素以肝胆推之夫人臣立朝患無肝
胆耳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惟稟赤心爲獻替不惑
于是非成敗得失之數者乃真豪傑也太常兄腸
熱而氣勁其所建白定是非明賞罰籌兵食折權

路直心而言不顧世眼而多中天下之大機大用
其與人交慷慨洞見肺腑不佞嘗謂天下豪傑士
國家之瑞意見參錯議論異同何妨共濟要于人
據所見期有骨力肝胆而止如藥有溫寒味有酸
辛療病果腹入口即化此正不必同然亦不能同
夫惟從不同中見氣類爲真氣類若執他人之見
以同太常見非也執太常見之見以同他人于太
常亦何有焉要于事濟功成報 主上酬 社稷
而可矣 聖天子聰明睿智太常見召而還也寧

不足激勵邊臣吾嘗誦述坡公語云昔之君子惟
荆是依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
也太常見高處但不隨耳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
人前行處行吾儕生平當以此自砥士大夫亦宜
明此意如古韓范兩公互相愛惜不佞預修 光
皇史見太常見乞改 神祖廟號疏快以爲言人
所欲言又言人所不敢言太常疏類此者多矣遂
書其大指而敘其端

癸亥當大計時魏賓吾偶與門人周季侯意不

相中各立黨援余敘魏疏及之望其兩解也時
余亦將南矣

題熊侍御疏牘敘

奴夷牙孽事已在十年前於時邊備虛邊將悞苟
且旦夕廩餉糜而無稽尺伍冗而無核搗屬夷之
村落割老稚之零級以冒首功而又先是籍奴利
噐專制諸夷養癰而忘其潰侍御熊公按邊一切
爬梳而繩削之如理亂絲如坊決隄所過身歷下
問而窮其畏苦其所條上于朝及詔當事諸公

疏牘不啻家翁數稔廩而詹尹斷龜筭也邊將旣
憚其繩索急而於時撫遼者率以彌縫幸無事爲
得計上之宰相宰相不合上之本兵本兵不省而
侍御以江南衡文之役往矣至往歲而奴酋之難
作蹂撫順殘清河喪一大將軍而玄菟樂浪之間
騷然多事天子徵兵檄四出起經畧大臣開幕
府而一時宿將如雲中杜江右劉暨諸邊帥號雄
武者各提兵而入遼境遼陽一城屯主客近十萬
而市肆騷然民不有其室家當是時諸大將各統

所部爭長不相下而諸部曲率橫而驕經畧不能
問又斗米直錢二百物價踴貴而兵民兩困金錢
不能飽戰士之腹而朝議漸憂其師之老又虞數
十萬之餉久縻難繼以速一戰爲快而不知戰寔
未易言且遼之易困者患在客兵安插無方而糧
餉輓輸接濟無奇術也糧足而士飽畫地屯兵而
民樂其市肆矣即久駐慎重待機會何傷哉經畧
莫知爲計倉卒誓師而四大將軍分道以出將軍
松出撫順道將軍林出開原道將軍如栢出清河

道將軍縱出寬奠道是時諸大將各以威名相埒
喜先得當奴賊趨首功而獨主將如栢世居遼其
先寧遠公又兒子畜奴賊請勅印畀之以控諸
屬夷者獨倖其念香火支吾兵間苟且報成事爲
得計意寔不在戰而經畧寔苦兵虛張撻伐冀諸
將取近塞小捷稱塞軍書可耳以故意昵如栢而
松縱疇昔負膽力有犁庭之志遂轉戰深入松
渡河遇伏而陷并大將王宣趙夢麟殲焉林聞松
敗而亦潰監軍文臣潘宗顏董爾礪歿之縱直搗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一
奴巢克十五寨奴還兵自救餉援絕而鏖戰死當是時令諸將兵爲犄角首尾奴兵分而我兵應援相接兩將軍必不陷賊中而奴酋可授首故說者曰經畧不能和將士而委大將于不救也敗書旣聞輦下震恐于時熊侍御之言符若執券舉朝僉曰須侍御往宣諭圖其方畧乃可而牘屢奏未奉俞旨侍御楊公方還朝上疏言救遼事計無先用臣廷弼往宣諭者侍御又標識熊公昔年所刻按遼中疏若牘其懸度奇中處及當日處置詳悉機

宜臚列採摘生其眉目上之本兵大司馬黃公據以奉上覽而是之立下詔徵熊公爲大理寺寺丞兼監察御史星馳往遼宣諭大哉王言神哉聖斷舉朝所牘請累月不能得上而辰下鴈因此而不覺私感泣也吾君聖人居深宮而靜觀萬幾之變衆搶攘而我暇豫衆囂凌而我寂守行其衷之所瞭然必不行其衷之所疑惑如空答響似鏡求形但令有當聰明何必不以石投水然則今日套語連牘而不省茶言日

進而不觸者其故臣子可思也能熊公在遼言遼明
了快暢一一指掌而尺寸無差不見信于十年前
之當路而今日徒嗟其言驗乃 天子一經御覽
而擢用捷于發機其君臣之際豈易言哉楊公從
山中來開口議事而出平日所標識先事石畫以
獻之當事而進之 宸聰固非苟且家食者亦豈
竊影響附會以畫前箸哉乃今知 天子能用人
矣夫四十萬帑金猶曰救在燃眉也一侍御疏牘
甫陳 覽而旋沛德音此非莫之爲而爲者耶古
人所以感動基于積誠扶持歸於盡力也誠不積
力不盡吾輩良負 聖明其可藉口國事不可濟
耶鶴客歲北上渡黃河舟中偶讀侍御公遼中牘
而悅之私加評識焉每遇當路有肝膽者輒以告
報今且出以質之楊公并爲述今日盛事而題其
末以見事君父當如兩公者而可也

四川鄉試錄後序

代王浦鶴比部同年

粵萬曆己酉蜀當大比登賢良臣某實副臣某往
莅厥事書成臣某法當颺言末簡竊惟臣晉產也

款繁寡聞罔所稱述且臣由成均備員鳩署鹿鹿魚魚無尺寸見儀的弗樹而徒飾空言以詔多士臣則媿矣雖然臣束髮尚論往古則嘗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至讀其澹泊寧靜兩言輒私服膺以爲人臣苟致身求有實用于世其名實本末當不易此今茲之役臣諦觀蜀士有武侯之遺教焉美哉斌斌乎其人皆質美而氣和其文章皆奧于理而綜于古臣何幸獲睹其盛抑臣重有感也臣惟我國家設文章以徵士而士以文章應亦惟是義理

章句爲網羅借途耳令 國家借此收士而士不悟其爲借故澹與靜皆不能自持而反爲文章之一途所累盖有義理離合遂不能無揣摩有章句工拙遂不能無塗抹以此精神馳騁于雕刻以博一第其胷中且內熱而欲飲冰亦何澹靜之與有一旦稍自顯庸亦只此習氣伎倆冀以希世之說而與故我毫不干涉文章之能誤人千古相沿如此夫世逐于僞文章遂忘其真人物臣今于爾多士之爲文也亦憂憂焉幾幸辨其真焉惟是爾多

士今日先資言耳能自信其真耶則今日文章之
收臣信其必不爲借蓋必灑然潔白有浮雲不礙
太虛之意而後一切名利不得淪亂其胷中必屹
如山寂如淵往來自得而後能立于是非毀譽之
境是以用于家國天下而無礙此之謂真人物亦
謂之真文章夫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梁益之間靈
氣出焉吾獨慨蜀材詫于西京則相如之賦雄之
玄遂口實千古夫即令精能深至亦如珠玉之不
可以禦饑寒而世人寶之以爲巴蜀靈氣其視人
才何太局歟臣所厚望爾多士者以其真而勗爾
多士以真者則以澹泊寧靜二語即此二語上答
天子其爲昭代光彩當十倍于長卿子雲之屬于
臣之雅慕竊有契焉臣緣是可以解于文章借途
之說而慶 國家能收真人物之用臣且歌濟濟
多士之章而爲今日誇頌之

武舉錄後序

今天子神明御宇開講幄以親儒臣聽鼓鼙而思
猛士文弛武張宵衣在念于時卽戎馬生郊潢池

不戒而海內鳴劔伊吾之士來 輦下者雲蒸霞
起 聖人作萬物覩豈虛語哉天啓壬戌秋九月
郡國所上士皆簡騎射程方畧拔其高等儷于賢
書而上大司馬 上旣俞大司馬請而又以科臣
言龍飛蒐材宜盛特廣制額有加且 命講臣宗
道典其事而以臣鶴副錄成臣宜敘末簡臣聞
聖人之精神與天下聲氣相通臣子苟繫心 君
父則其赤誠自不可解而聽于 聖人無形之驅
使夫操功令爲鞭箠懸輿服爲羶餌其應鞭箠而

趣羶餌者皆假耳士各有本心而 聖天子風動
天下也在不可使知之間然惟士先明其本心而
後可以應 天子之求本心者何耶上求下應本
自關切而不容假者是也臣嘗思君子身頭面也
臣則其手腕也一指之創一毛之拔必且首戰而
色變若夫蚊蚋之著于面蟣虱之侵于髮則又腕
動手爬而不能已上下之相應求本自如是豈待
筭計卜度而後云義無所逃獨士人恨無此念耳
故身重而國輕爵祿重而事業輕毀譽重而成敗

輕人情重而王法輕私意重而公道輕究以一切
世名世法凡可因循苟且爲吾七尺功利殉者無
所不重而獨 天子輕夫孰知 天子穆然深念
之間其求得猛士良將而畀以疆場社稷之重者
更百倍于人臣念 天子也臣伏見屬者 皇上
之命榆關大將也冒雨臨軒而遣之 賜勅賜銀
幣以重其行時百官雨中鵠立特傳 諭免行常
朝禮重闕外體羣臣 聖意之感動鼓舞具見矣
卽此一事可令文臣傾心武夫生氣而臣之高視

皇上御朝御講恭已兢惕無懈于事無惰于容亦
惟是法度自繩恩渥逮下以招揀所爲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征弗庭而奠疆土此等淵穆微意
聖明自知爾多士來自四方其何能知之今臣舉
以提爾多士耳矣其釋寒衣而佩虎符也在今日
奮發志氣邁會日月而報 皇上龍飛之簡拔也
亦在今日毋剝軍膏以肥已毋借徑貨賄而躡闔
戎毋柔皮厚顏而彌縫功實毋居功在先而臨戰
在後毋隱敗以爲捷毋殺降以爲功毋以小隙害

大節毋以私爭敗公事丈夫無妾婦之氣是真膽
力攻殺行救人之事是真功名總之在爾多士一
心矣漢壽亭侯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
夫以心比于天上之日而何事之不可爲何君
父之不能報霍驃騎所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岳
武穆所爲直抵黃龍府方痛飲者皆一心能辦此
也天子焦勞拊髀于上而于城腹心之士戮力
馳驅于下虎嘯風烈龍興致雲何戎馬潢池之足
慮哉臣所日夕結于心者敢特挈以醮

虞山書院會語志敘

學之講也其以儀文言語接引衆人已乎夫令衆
人之動其良心也固以會以語也若夫豪傑證明
心體則不專以會以語而亦以會以語也昔在東
林會上顧涇陽諸先生屬余講余遜謝良久已乃
言曰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
認得真法法都活句句都靈此講便是杏壇上酬
對也不佞嘗見會講就坐之始擊磬者三以俟人
心之靜此際當下工夫最可認取夫先達教語未

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
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
云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
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
從來乎是礙虛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
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
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荅會上傾耳之意
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
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

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軍中出奇
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
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
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
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
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真如明鏡光光爍爍並
無夾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我
胡漢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未影先
照便於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却礙一分光

明也得道之人神高於聖賢而慮下於輿隸我自
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天蓋地開闢一
人件件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
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著所謂神高於
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輿皂廝養同是光明愚夫
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印故曰舜好問
而好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
慮下於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
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祕密會中先達提醒人詳
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諸先
生皆聞予言而悅之虞山會語具矣讀者宜認取
東林會上一句無徒以言語觀也

志地勝

濱海而國曰虞其山曰虞山皆以虞仲傳也或曰
商巫咸居虞山在虞仲前虞仲讓國居其地爲商
逸民後七百年而言子出則地之勝又以言子傳
矣嗟乎桑滄有改山陵可移古來靈異之區埋沒
莫可記者多矣而茲山之勝代封而識之以迄于

今夫地靈安能以久特聞亦千年人心自有虞仲
言子者在而表章之不能也只此一點不因滄改
不逐陵化山非山水非水也今公輯而新之爲書
院學道堂絃歌樓而梁天子統讀書臺亦增飾焉
各有圖以傳其勝夫此邦之人善讓而彬彬有文
學其素也今公直欲引其千年來表章一念而使
人人識其所爲言子虞仲者以歸之於聖人是令
公之紀勝又不在山水靈異之間也叙地勝

古蹟

人傳而地傳地傳而蹟傳蹟之傳不知其人之親
也然而因蹟以識不忘夫攷蹟於丘莽土石之間
如三家村人看三代法物渠能辨其真哉雖然蹟
人之標影也凡標影不可繫人心而亦可以指人
心今人心知古人之蹟不遠而風俗變化以幾于
古之希夷而穆穆者是亦蹟之所畱也已嘻若以
蹟觀丘莽土石若不以蹟觀對面古人叙古蹟

宗像

像思也思其面目而像之如孔子像文王於琴像

周公于夢是也聖賢不作久矣即今肩日逼真叩
之不能下一語可謂覲面乎然而古人不廢也有
精神行乎面目之間面目不可爲精神而在我之
精神則然人人自現其精神即聖賢之真面目呈
矣且聖人之經諸賢人論述讀之者誰不幾一見
也即此幾見之心面目已徵其七八而又儼然圖
画若覲面焉覲面而向之讀者愈真亦猶之乎親
受記爾若以宣尼古聖十五名賢之面目而索之
金石即今毛髮畢肖不可爲真覲面不真其與生
當聖賢時日受印記而不能承當認取何異敲印
像者思也心之官則思心之精神則聖賢之贊具
矣甚矣侯能現人之精神也叙宗像

先賢

地之靈氣千年一洩而其間爲明道之人然人實
有靈不倚地而生也而人之靈亦可傳亦不可傳
如謂不可傳經書論述備矣如可傳也大聖大賢
其接踵於此地也耶夫倚地而靈雖千年一洩可
也不倚地而靈則日日其常新矣人能識得日日

常新之體則游戲咏歸便是活曾點陋巷靜坐便是活顏回若夫明禮以立本絃歌以用世則又儼然言氏子再來矣人之靈靈地地之靈不能靈人各各自取心靈莫向海虞地靈尋討嗟乎末世埋沒知見不能明了當人則有言子論述在非傳言子實傳吾心吾心若靈旦暮言子只此論述褒輯便能再開虞山靈氣矣叙先賢

官師

人之生也如玉胎璞金在砂不琢則石爾不鑄則

土爾琢而鑄之者治我教我之力也故曰父母生之官師治而教之官師之恩等於父母而末世不知其功夫末世之人已忘其已之爲玉與金矣弄瓦爍者不需工貧兒何求於鑄金之匠也然良工愛璠璣鑄者遇鑛則取焉官師之不能已於教治也如是嗟乎世誠自知其有璞有金也其所求于琢且鑄者寧能緩頃刻耶生聖人之世居大賢之鄉稟天王功令而有人焉爲之鄉導急須認取自己金寶無令良工良冶袖手而不能爲力也叙官師

藝文

有德者必有言言其所存者至言也無所存而惟外之是求巧爲狀而張大之言之不根者也至言言其信不根之言言其疑惟信而言故能抉聖賢之秘密而動乎人心不已之生機如是言斯可載而述也今夫學道者必信於其中而後道德爲真道德事業爲真事業其文章也亦爲真文章若僅僅收譽于衆口傲動乎流俗雕繪金石而圖度千秋則雖有蓋世美業政如俳優裝演戲弄一場干

真本色了無干與立言君子必不以自待而亦不以待人夫書院之碑誌咏歌樂其成而紀其盛者皆當世之有道聞人也其發揮也不在名實贊毀之間其樂而紀之也皆寫其中之所存而爲言也必不華是以備而載之今讀者油然而見作者之意而書院之道大光明焉夫有德之言其補于世教也大矣是虞山之真文獻也叙藝文

書籍

書籍未與人而聖也泊乎繫多人而愚也然則書

籍弗貴乎曰何可廢也凡天地間萬物吹息之妙古今詘伸之故寒暑日月之所以代山川草木之所以變與夫六合內外不論不議者莫非在我所自有而筆之於書是我先書籍有也信我所有則代我而筆之者自足以還反而印我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書籍者博學之助也以我博之如淮陰之用兵豈患其多多哉古之學者以天地萬物爲大身故其胸次識見常不安于耳目尋常之陋而網羅今古窮搜六合以大其

眼目而暢其靈性是以能受書籍之益而不淪于玩物喪志之累夫讀書用世千條萬派只是一源識得源頭便是真讀書真用世萬卷無一字堯舜事業無一點此之謂人而聖人夫信得則何病書籍不信得則損又不在書籍夫聚書者之苦心也願能信者之善讀之而識其天地萬物之大也叙書籍

建置

凡書院宮室之制皆以明教也亦猶工之肆賈之市也尊所宗而祠之集衆明大禮而堂之扼勝而

爲之樓羣居樂聚而爲房爲舍爲圃安而習之之道也夫經始者亦有苦心焉工鳩於肆而不習規矩則肆淫場爾賈在市而不務奇贏之算也市其不爲冶遊之塗哉夫作始而新之不日而觀其成者亦邑士大夫之精神與今公至通徹也入廟而欽可謂至於斯者無此一段精神哉會得則牆壁瓦礫皆有生意爾不然崇崇峩峩指爲虞山一土木盛事如父兄堂構而子弟偃臥遊戲其間終日不料理一家事是亦不能有其堂構者也至於斯者可懼也叙建置

祀典

夫祀以報本本者一本也天地生人亘古亘今止有一本更無二本此點自一畫未生而前爲真血脉夫真血脉者即形銷骨朽尚可以血滴之人知俎豆其親而不知俎豆其師者真大惑也邑自言子出而斯道大明言子明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在南國言子上有功於孔子而下有恩于海虞千百世故祠祀言子報本也而從之祀者有諸名人

凡十餘人諸名人本言子言子本孔子孔子之真
血脉至今在海虞海虞無二本也不敢祀孔子尊
之也如小宗之不得祀其鼻祖止祀其分派之始
也嗟乎觀祀典者一本之思可以油然而生矣識得
此本便爲言子真正弟子爲孔子的骨孫言子曰
本之則無如之何甚言洒掃應對之能礙小子而
欲黜之以真血脉也夫俎豆拜跪其亦洒掃類矣
今公曰爾小子其以本從事焉叙祀典

院田

立教者計其可久可繼而爲之方則養不可不具
也古者有井田而學校興末世井田廢而學校之
教衰小人不足供君子而君子不能以贍其徒衆
則雖羣百顏子而與之飲瓢水譚道勢有所不能
故多方而畫之田旣不以累小人而又以養學道
之君子此皆天理之極則而性地之不容已者凡
事率其不容已而爲之則舉錢穀糠粃而皆足以
盡大道之用吾嘗論大道之用不斤斤自周其一
身而直以利天下萬世若周其一身則雖錢穀糠

糝去之若浼而不得謂洒然無礙之人惟通于天下萬世則宵旦規畫焦心委曲而茲見其澹泊內有真精神焉故孔顏之樂不在蔬水簞瓢伊尹之高不在一介不取大舜之孝不在敝屣天下孟子之嚴嚴不在不爲臣不見名實心跡之外開大眼目者自有一種作用綱紀無細不舉無麓不精是以其道前乎千百世而不謬後乎千百世而無敵皆爲其所不容已而無一毫造作其間則三王蕩蕩平平治天下之道也余諗聞院田之設今公勞心而民晏如然給祀事供賓客自是官民兩無困也可久可繼其在此與叙院田

院規

放勲五教一教也從民所親析而配焉教之法也聖祖不立品目而第以其意鐸於鄉鄉之人安於和睦孝敬之訓而唐虞之五教備矣此 聖祖不規之規導民之至神妙者也吾嘗因是而論之鈔物之圓者必中規若夫升歌飲射拜跪祠饗嘉會之儀履而行之畫之方而無假借者何以列之曰

規也曰此道之所以妙也聖人之教人也因性而制之性無方而隨所履爲之方饗不行於會登不行于降若泥在函而變換從之此性之所以活潑神化而習者不縛於節制也學道之人執方而易礙礙則其方不能守故指其率性自然處而示之曰規若聖人變化活潑之極得圓之妙而仍還於方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夫登降拜跪祠饗嘉會之雍雍者非以習耳目防淫惰也神而明之游于中而識自性焉其聖人從心之矩與即放勳之教

聖祖之鐸亦若此矣叙志院規

樹藝

道至大也學道者見其大則天地間無復有小者矣何也大者我大也我大則物小然我造物者也惟我大能造之則物亦大是以聖人育萬物以位天地多識於鳥獸草木以歸之性情是聖人所見無非大也今夫草木者天地之所生亦聖人之所以寄其生生而無窮者也今人見草木榮華而忻忻然其寒而瘁也而覺有悽然不懌者盡生人無

不具此靈性也識得此性草木之生生盡屬于我不屬草木世人惟不見我大故視凡物皆細爾苟其見我大也奈何以草木爲細耶植之深其根漑之也在疾除之間不增益其種之毫釐而凜凜然惟求弗違其天之全以俟其成夫我與草木不啻髮爪之與身其又寧有大小區別耶虞山植松栢黃楊以萬株而紀之於志或曰是其細者弗存可也余曰樹者誰樹耶以我樹之其大也至矣夫識其大而得其生生無窮者則此一卷樹藝志不幾

作學道堂之鳶魚譜乎叙樹藝

什器

器形而下也然形即形上之形爾凡民日用而不知遂執以爲下然凡民能一日離器之用哉天地間凡有用於人者即不謂之下置之自我用之自我取其盈而補其虛因物之自然而不使有有餘不足之病故物物盡其用而物物止其所若是雖謂形上之道存焉可也夫椅席釜甌簠簋卮匱之屬自人用之則種種皆妙理矣故至麤至細而至

人以神奇用焉非能爲神奇人固不能離其用也
無以其爲下也而置之叙什器

文移

夫畫地而治之謀始而考其成者功令肅而上下
之志明也君子之作事也信吾心而行之然必使
我作事之意了然信於上下人之心而後我可樂
其成功其間人情之緩急土宜之因革盈虛勞逸
之故一時百世之利一成筭於胸中也如梓人之
畫堵者然夫是以握刀記執符會而可以創非常
之事此其熟籌審固神暇氣全固不待臻厥成而
晏如之象已見於事始矣夫精神所用徹古今貫
終始成敗利鈍莫能困之若於刀記符會之間一
點精神不貫只此案牘便是束縛微纏古來豪杰
扼于成敗利鈍者皆坐此也然則斟酌書院之宜
以和于上下而成其功者亦君子盡精微之事也
叙文移

譜系

堯舜禹湯文武孔子者天地間大宗派也不待譜

而傳也無論六七聖人只如末世之人卓然自見
本體而能信受者是亦聖人之支屬也亦不以譜
而傳言氏之系因言氏有也譜之可譜者也聖賢
脉絡在千萬世如人氣血行於一身頂踵髮膚無
處不到可得謂頂是而踵非膚親而髮疎乎雖謂
于萬世學道之人盡是言氏曾玄可爾而言氏之
裔居于此地千百年言子之脉絡非第傳于不可
知之人而言氏生其鄉習其先世之遺能超然風
尚而不盡受變於習氣者蓋言子之澤大而遠也
夫譜其可譜者以興起其苗裔而繫其卓然信受
之人心是信而徵之之道也夫虞山之教大矣慎
無據此爲言氏譜焉并附

俞毅夫先生荒政要覽敘

周禮荒政聖人補造化之書也在昔堯水湯旱其
時樹藝未興或興矣而民間風習古嗇無窮奇誇
鬪游惰不經之事故聖人第以憂勞無爲補助之
而天下治迨其後也地汙邪而民淫觴天灾盜賊
之不免而聖人始不得已而言救救王者有爲之

道也然而皆聖人憂勞之精神爲之吾嘗論造化亦至靈變矣豐穰之不能無飢儉也猶晴之不能無雨而燠之不能無寒也乃人則生生而新新人之精神何所不至矣聖人作裘以救寒作宮室以救風雨作十二政以救荒大要爲補造化而設也而後世乃浸廣其衣裳之備宮室之度積貯貴粟平糴義倉之法法日益設而患日益多患益多而仁人君子救之者益無餘策要以祖聖人補造化之意而用其生生新新之精神則是造化生人以

救人雖謂其有全功可耳俞毅夫先生舉進士三十餘年體物而大心經國而重謀喜任事而不同於衆是以官爲郎而無怨惡善病而不解其當世之憂予知先生之精神直能補造化也予觀當今之世曹局設而弊孔百出至引繩批根牢不可破河身出入瞬息易位雖千年來帝王豪傑計畫所之竟同一葦以至賦重而民淫褻灾靡歲不有則又禍中在桑麻間也先生爲南曹司馬郎而洗舂舂之弊一新竟因是躡而復起太息河防之不張

則言於朝作指掌圖說以告當事已又念東南雨
暘爲咎民苦不飽半菽則又輯當代荒政詔諭奏
牘扞禦賑卹之宜列爲十卷以示有民社者有備
而無患夫先生之精神亦可謂至矣世之衰也人
不能無爲而修政修教諸有爲者乃大益於世要
以種種方畧皆精神能變通之遇病而爲方不因
方而治病今一一按周官十二政而揅今日之荒
荒不可救若離諸冊子功令則策又無奇須知體
聖人補造化之意從心變化不法於法即先事後
事焦心盡力猶然什一補助熙攘無爲之初斯謂
善讀周禮善解先生之書夫書則先生自傳其精
神也救民者得先生之精神無徒以書求先生則
先生之船政河籌具在也

題徐文貞公教言語錄抄後序

夫學求其用譬飽五穀只在食時非旣學而後用
就其用處乃是學耳吾嘗論學者有用於世其誠
身學問只在獲上信友夫人主聰明天授豈願上
下釜鬲總爲恭已焦勞視臣下無堪倚仗耳若能

分憂共念委曲主持先事密救而無隨衆口以顯
攻獨力承當而無借調停以塞責任謗怨以盡力
扶持而不束縛於議論破局面以積誠感動而不
牽制於人情臣下既受其勞則人主樂享其逸傾
心委任言聽計從其大有爲於時宜也若夫信友
一道全在用人人之巧拙異宜大小殊器靜躁異
習剛柔異性但令適用各不相妨况爵祿名譽之
人儘可策勵鼓舞勿開門戶與之大同但依職事
之舉廢以課其官方無同議論之異同以輕爲殿

最使人人無求于官之外乃事事盡安其職之常
至于事舉而職修則與計功而論報水消成水大
地陽春萬物一體莫踰於此吾讀徐文貞公語錄
攷其行事得此二種機括乃知文貞學問都從用
處得力也昔陽明先生平反征蠻文檄刀記即瑣
言織事生意藹然今人但解讀陽明語錄不解此
種真寔發揮處是以習于高譚戲論而學術壞文
貞公學本陽明而隨處力行迄能相業滿天下自
謫官延平至柄用政府和而不流權而有濟此種

學脉豈在詞章功利中得也余因悟人生自少至老學問未有窮時時用則時時學矣世人不解用處而空言學者皆未得學問之源本也冬日坐丙舍手抄文貞教言語錄而藏之因題其後以志私淑之意焉

覺參符敘

覺參符者吾年友莊方壺先生所著書也覺本覺也參于古聖賢之書意而符合焉故名吾嘗論世人讀書俱屬後覺非關本覺後覺者從耳聞目見心知思索而得去耳目心知則無所倚藉引動而不靈故往往局于章句之陋畢世守其義理而無變化夫人心昭昭靈靈流通六虛坐照千古本地自有妙明不在聖賢口語日用自有風光不在書冊文字但覺支支節節而解都從名句起義畫方格而易礙人夫解自己者真解別人者惑也誦詩讀書而知其人論其世夫人安從知而世安從論哉身處焉之謂世我所自得之謂人詩書但其借耳我不覺則詩書之語爲不靈或曰然則孔孟之

立教皆陳言乎曰孔孟之書非陳言也孔孟之血
脉在我不在于書有孔孟之覺可以讀孔孟之書
矣方壺之著書也覃思九淵曠覽六合滌除耳目
之陋直標神明之微蓋胸中具有本覺而以聖賢
語參之吾信其所得深而斷其可以不朽夫世人
沒溺義學如睡不聞寤昧目不見五色有人焉屨
其軀而豁其昧其耳目開霽宛然飢者之于火也
乞者之于珠也自取焉而已矣讀方壺子之書而
人人自參其所爲覺且今末世多善讀書者方壺
子立言之功真不朽哉

周季侯四書商敘

四書商者周令季侯于政暇進諸生而商孔孟之
語也先是張子作讀書印刻垂成而季侯以書商
至張子讀而快之敘曰原夫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卮言日出性靈之鎔匠也述而不作文章之驪淵
也垂世立教者神理在心發揮從我書不繇筆言
不繇舌譬乘蹄得兔而蹄忘亦藉指知月而指廢
非夫神明其性者安能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

耳目乎故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非不能
言其微者言固不盡耳言上求言不貫爲言之脉
絡字間究字不叅訂字之根苗而欲單詞闡妙片
語章微直指機關了然心口久矣夫知書之難哉
季侯探仁義之叢藪明道德之深本滌除會心施
于有政開金鑰以詮微緒振木鐸而暢玄化于時
纓綉沐于文波紳珮酌乎情瀾乃相與送難析疑
究竟淵奧自義學膠柱名句陸沉士習功利而不
睹立身之本原人飾聳悅而不見性命之寔際潛

滔逝波溺而不返余每思聖賢妙義不關聖賢口
頭皆我靈心自有體取靈心覺聖人之言如五衢
之無所不通似百節之無處不活所謂照白日而
滌江河浩浩乎莫之能禦也已嗟乎最殘滿車不
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若兼總條貫勒成不
朽非道術明胸中者其誰能之余株守山居空譚
名理譬如紗窻看花還涉影樣季侯試之宰割如
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言其所信行其所安所謂梓
材之士獨善以垂文奉時而騁績故披洪範者知

經世之器覽牧民山高者識撥亂之幹也然則讀書商者豈當索之孔孟語哉今而後愧我讀書印之饒舌矣

祁爾光澹生堂稿敘

吾嘗論萬事盡遊戲爾如對奕然局變局新而於我自得無礙也知奕爲幻故不生失得於中而當之者不亂是以爲遊戲之妙物之美者功能文藝人爭取焉嚮其美而取之則真而不幻真而不幻則真正作用不顯矣凡真正作用者盡遊戲也古

之君子其心處於匹夫匹婦之無知而能爲天地間日新變化之事見事爲幻而事所從出者爲真故無事而能事事無言而能言言古人等征誅於一局須知當局之主張又誰也事而憧憧言而問問失主張者多矣故功能文章盡妙處不戲不可爲真作用也雖然吾不敢以戲論當之憶吾居長安與爾光相勗也吾以書生耳目注窓間虱視不休而爾光已得車輪大觀操弧前矣當日之別爾光也第曰金不匣而精於百鍊也試之以爲奇也

於今悔吾之失言也爾光豈以百鍊試者視其寧
陽吳會之政蓋已游戲洪鑪中矣爾光文章蓋天
下亦猶其寧陽吳會也煩而不鬧故獨閒勞而不
瘠故獨佚而日其妙明鼓盪之趣寄之於詩歌文
章夫詩歌文章何足以見爾光抑見爾光之日新
變化者爾人之精神鼓舞於日新之塗者至靈妙
也而其盡妙處作者不自知惟精神不可窮則作
用不勝其靈妙矣若鄉其美而取之則一點妙明
盡爲牽引即有自樹如聚沙然陳陳爲多變化有

幾故爾光之精神具是而無取之心焉是以能施
於吏事而亦能爲詩歌文章夫爾光蓋棋局視之
矣或曰當局者卜度注視一子不輕下焉局已則
變變則新爾光之爲國手以此也吾讀澹生堂稿
而見爾光有卜度注視者夫吾何敢以戲論敘也
沈幼真先生淇林雅詠敘

當嘉隆之際教化淳備其人物皆博大而湛識知
遠而疏通而於館閣諸名公爲極盛當湖沈幼真
先生年少登進士已入山讀書數年而出出則狎

長先後詞林盟也而至今鼎推當日文章名則仰止當湖先生不啻羣峰之望岱矣先生出入經緯備顧問啓沃者二十年而退耕於淇林之間先生之文章不可謂不用於時跡其立朝所爲直筆獻替者雅與當日諸名公共不朽顧先生靜退自寶其湛思嗜學老而靡倦自天性也先生嘗言樂在士大夫屏淫而好雅夫詩道正則雅樂興而人心和先生之意深遠矣世之盛也其碩大惇誨之老臣珮瓊琚放乎厥詞而潤其太平其退於野也猶

得以風雅之言明三綱達五常徵人事之失得而輔相乎皇極如是故足以見祖宗儲材之盛而國家享老成人之用乃先生蕭然杖屨讀書一室澹漠高簡有司莫望其言笑而第沉致雋咏發爲詩歌文章以寄其美刺而存其中和以合于三百篇之遺是先生前以黼黻當勲名而今以風謠寓鼓吹老成人之用心良苦吾慨夫採風貢俗之典久不行於三代之後而致令在野之史臣不得薦其清音以佐天子惇大和平之理然而先生於

詞臣之職掌終始無愧焉夫雅者人心自有之詩也韻之律之淫熾而雅亡要以稱心信口而出即塗歌巷謠皆成大雅先生以學士大夫之口而返其淫靡以篤于古初將習俗其一變焉泯泯洋洋乎以合於明聖和平之治先生之文章迄今大有用于時館閣名公之典刑寧直嘉隆當日稱極盛哉余小子以後進謁先生而終日受先生之教信先生之能大有爲于時者如此若其詩文則海內頌先生焉不佞其何知且先生嘗語余曰吾詞林而有詩文是農之疇工之規矩弗言可也

方君節搴蘭館詩草敘

三百篇變而十九首陶變矣而有遠心杜變矣而多愁憤乃其變皆極詩人之至何也夫情至而句真不暇擇於口而讀者自相遇於各至之妙豈在聲韻之間問條理哉古之爲詩者得於情而寄於雲煙草樹今之爲詩者得於雲煙草樹而驅思慮神情以從之夫思慮一逐於聲句而去元初欲言之志已千里矣此詩道之所以敝於變也韓子曰

夫和平之音澹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若是豈非人各有詩哉吾年友方君節湛思好古而工於稱詩讀其集颯颯乎雅而深華而不蕩稽于則而約于音美矣或曰君節詩類杜余曰杜之前未有杜也夫合辭比義諧韻徵聲而第以貌君節則君節依少陵而有詩矣夫詩之道以養人心厚天倫而移風俗也故少陵之詩不異委巷婦女而其間忠君孝友之至情睢鳩鶴鴒之深韻人人言而人人不能言者乃以爲情之至焉其不依於雲煙草樹以

爲工至明爾故爲律爲騷爲雅爲史無所不有而皆其情之至者自有之君節少與伯兄直指先生讀書同臥起友愛真至而湛於道德之源觀於性命之故旣和且平以養其至而聊以寄之於詩歌故其詩引興高而託類遠超然獨立門戶而不專於聲韻條理以兢其工拙若是則君節之詩固有本矣吾讀其寄兄詩曰不聞鶴禁歌鍾鼓但見貂璫上椎錢又曰萬里風沙雙淚眼十年心事幾行書其憂時事懷兄弟不知者以爲少陵句知者以

爲君節句也夫君節以天倫磨澤炤其性情和平之致而施于文章名實之用又豈直聲韻條理可
以貌君節哉夫爲逸民之潛爲多故之少陵其又孰與爲太平潤色之君節也則君節又且超軼二詩聖矣

晴符蔡郡侯奏最歌詩卷敘

郡國大夫政成而其子弟式歌而頌之古也如張漁陽之兩岐廉叔之五袴岑君我有咫棘之類是也然古質而今諛質與諛恒視其大夫大夫古而

古矣郡侯蔡公之治吾松也大心而蓄物明見而審固綜體要推誠素物物飽其斟酌而悶然無聲色之用其公私之民皆便于法而安于教其于子弟皆訓而啟于古今侯報政而稱詩以頌蓋亦行古之道也古之人懷德而悅也思而積積而滿言與嗟嘆之不已而咏歌舞蹈以暢其情其不然者即有稱說皆謂之諛吾嘗見侯之遇郡子弟也進退可否必以禮而啍啍不欺行之有終始又喜以文章磨濯人而能爲物色當意者盡其力觀于侯

乃知郡子弟之非諛也人心惟真古可化三吳子弟豈盡滅魯諸生顧其進於卒而弗納于諛則大夫變化何如吾于今乃益見侯之治矣故今日郡大夫與郡子弟皆爲近古曩者侯述職而余有言觴之其敦大真慤之概已具也里社諸兄弟輯咏歌而問余序夫前言備之矣而贅之詞無乃不古與故第敘其大夫子弟相與者如此蓋深幸古道之在吾松亦以尊大夫之教也

程原邇稿序

南高峯下松梢亂雲竹影蔽日剗竹引泉其聲潺湲出于澗底啼鳥上下與行人唱和境過清非韻士不能耦而居非胸中夙有煙霞者不能鬯其文章之靈氣吾友程原邇從新安來同王象斗讀書於此余偶過其室瀹茗焚香出文章數篇讀之曠遠卓絕澗水松風宛在筆底吾嘗嘆人生于世凡濃艷之物可爭掬取者以吾澹然當之其味立盡惟天下名山水高人韻士與奇文章相偪而來領此趣者覺神魂飛動手足鼓舞蓋遊不奇不曠交

不奇不王也文章之借靈于湖山如草色借潤于
酥雨其于朋友之助如鳥遡風而魚沫水也挾冊
子呶晤仰面看屋梁索解句者惡足以語此原邇
之文饒于韻而遠于趣入于正而出于奇倘非湖
山之助安能筆筆生動今而往原邇益勉之矣吾
歸山中晨起見遠烟一抹起玳瑁湖上九峯隱隱
在西樓可數者不覺曠然遠覽有南峯之懷焉原
邇其時寄我新篇令我數浮太白爲原邇展山水
之清音也

